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十七回 因字聲粗談切韻 聞雁喉細問來賓

話說紫衣女子道：「婢子聞得要讀書必先識字，要識字必先知音。若不先將其音辨明，一概似是而非，其義何能分別？可見字音一道，乃讀書人不可忽略的。大賢學問淵博，故視為無關緊要；我們後學，卻是不可少的。婢子以此細事，大瀆高賢，真是貽笑大方。即以聲音而論，婢子素又聞得，要知音，必先明反切，要明反切，必先辨字母。若不辨字母，無以知切；不知切，無以知音；不知音，無以識字。以此而論，切音一道，又是讀書人不可少的。但昔人有言，每每學士大夫論及反切，便瞪目無語，莫不視為絕學。若據此說，大約其義失傳已久。所以自古以來，韻書雖多，並無初學善本。婢子素於此道潛研細討，略知一二。第義甚精微，未能窮其秘奧。大賢天資穎悟，自能得其三昧，應如何習學可以精通之處，尚求指教。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幼年也曾留心於此，無如未得真傳，不能分精通。才女才說學士大夫論及反切尚且瞪目無語，何況我們不過略知皮毛，豈敢亂談，貽笑大方！」紫衣女子聽了，望著紅衣女子輕輕笑道：「若以本題而論，豈非『吳郡大老倚閭滿盈』麼？」紅衣女子點頭笑了一笑。唐敖聽了，甚覺不解。多九公道：「適因才女談論切音，老夫偶然想起《毛詩》句子總是叶著音韻。如『爰居爰處』，為何次句卻用『爰喪其馬』，末句又是『於林之下』？『處』與『馬』、『下』二字，豈非聲音不同，另有假借麼？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古人讀『馬』為『姥』，讀『下』為『虎』，與『處』字聲音本歸一律，如何不同？即如『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馬』，豈非以『馬』為『姥』？『率西水滸，至於歧下』，豈非以『下』為『虎』？韻書始於晉朝，秦、漢以前並無韻書。諸如『下』字讀『虎』，『馬』字讀『姥』，古人口音，原是如此，並非另有假借。即如『風』字《毛詩》讀作『分』字，『眼』字讀作『迫』字，共餘處，總是如此。若說假借，不應處處都是假借，倒把本音置之不問，斷無此理。即如《漢書》、《晉書》所載童謠，每多叶韻之句。既稱為童謠，自然都是街上小兒隨口唱的歌兒。若說小兒唱歌也會假借，必無此事。其音本出天然，可想而知。但每每讀去，其音總與《毛詩》相同，卻與近時不同。即偶有一二與近時相同，也只得《晉書》。因晉去古已遠，非漢可比，故晉朝聲音與今相近。音隨世轉即此可見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據才女所講各音古今不同，老夫心中終覺疑惑，必須才女把古人找來，老夫同他談談，聽他到底是個甚麼聲音，才能放心。若不如此，這番高論，只好將來遇見古人，才女再同他談罷。」

紫衣女子道：「大賢所說，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，於以求之，於林之下」這四句，音雖辨明，不知其義怎講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《毛傳》鄭箋、孔疏之意，大約言軍士自言：『我等從軍，或有死的、病的，有亡其馬的。於何居呢？於何處呢？於何喪其馬呢？若我家人日後求我，到何處求呢？當在山林之下。』是這個意思。才女有何高見？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先儒雖如此解，據婢子愚見，上文言『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，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』軍士因不得歸，所以心中憂鬱。至於『爰居爰處……』四句，細繹經文，倒像承著上文不歸之意，復又述他憂鬱不寧，精神恍惚之狀，意謂：偶於居處之地，忽然喪失其馬；以為其馬必定不見了，於是各處找尋；誰知仍在樹林之下。這總是軍士憂鬱不寧，精神恍惚，所以那馬明明近在咫尺，卻誤為喪失不見，就如『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』之意。如此解說，似與經義略覺相近。尚求指教。」多九公道：「凡言詩，總要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方能體貼詩人之意。即以此詩而論，前人注解，何等詳明，何等親切。今才女忽發此論，據老夫看來，不獨妄作聰明，竟是『愚而好自用』了。」

紫衣女子道：「大賢責備，婢子也不敢辯。適又想起《論語》有一段書，因前人注解，甚覺疑惑，意欲以管見請示；惟恐大賢又要責備，所以不敢亂言，只好以待將來，另質高明了。」唐敖道：「適才敝友失言，休要介意。才女如有下問，何不明示？《論語》又是常見之書，或者大家可以參酌。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婢子要請教的，並無深微奧妙，乃『顏路請子之車，以為之槨』這句書，不知怎講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古今各家注解，言顏淵死，顏路因家貧不能置槨，要求孔子把車賣了，以便買槨，都是這樣說。才女有何見教？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先儒雖如此解，大賢可另有高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之意，也不過如此，怎敢妄作聰明，亂發議論。」紫衣女子道：「可惜婢子雖另有管見，恨未考據的確，原想質之高明，以釋此疑，不意大賢也是如此，這就不必談了。」唐敖道：「才女雖未考據精詳，何不略將大概說說呢？」

紫衣女子道：「婢子向於此書前後大旨細細參詳，顏路請車為槨，其中似有別的意思。若說因貧不能買槨，自應求夫子資助，為何指名定要求賣孔子之車？難道他就料定孔子家中，除車之外，就無他物可賣麼？即如今人求人資助，自有求助之語，豈有指名要他賣物資助之理！此世俗庸愚所不肯言，何況聖門賢者。及至夫子答他之語，言當日鯉死也是有棺無槨，我不肯徒行，以為之槨。若照上文注解，又是賣車買槨之意。何以當日鯉死之時，孔子注意要賣的在此一車；今日回死之際，顏路覬覦要賣的又在此一車？況槨非希世之寶，即使昂貴，亦不過價倍於棺。顏路既能置棺，豈難置槨？且下章又有門人厚葬之說，何不即以厚葬之資買槨，必定硬派孔子賣車，這是何意？若按『以為之槨』這個『為』字而論，倒像以車之木要制為槨之意，其中並無買賣字義，若將『為』字為『買』，似有未協。但當年死者必要大夫之車為槨，不知是何取義？婢子歷考諸書，不得其說。既無其說，是為無稽之談，只好存疑，以待能者。第千古疑團，不能質之高賢一旦頓釋，亦是一件恨事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若非賣車買槨，前人何必如此注解？才女所發議論，過於勉強，而且毫無考據，全是謬執一偏之見。據老夫看來，才女自己批評那句『無稽之談』，卻是自知之明；至於學問，似乎還欠工夫。日後倘能虛心用功，或者還有幾分進益；若只管鬧這偏鋒，只怕越趨越下，豈能長進！況此等小聰明，也未有甚見長之處，實在學問，全不在此。即如那個『敦』字，就再記幾音，也不見得就算通家；少記幾音，也不見得不通。若認幾個冷字，不論腹中好歹，就要假作高明，混充文人，只怕敝處丫鬟小廝比你們還高。」

正在談論，忽聽天邊雁聲嘹亮。唐敖道：「此時才交初夏，鴻雁從何而來？可見各處時令自有不同。」只見紅衣女子道：「婢子因這雁聲，偶然想起《禮記》『鴻雁來賓』，鄭康成注解及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諸注，各有意見。請教大賢，應從何說為是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賓客，雖略略曉得，因記不清楚，難以回答。唐敖道：「老夫記得鄭康成注《禮記》謂『季秋鴻雁來賓者，言其客至未去，有似賓客，故曰來賓。』而許慎注《淮南子》，謂先至為主，後至為賓。迨高誘注《呂氏春秋》，謂『鴻雁來』為一句，『賓爵入大水為蛤』為一句；蓋以仲秋來的是其父母，其子羽翼稚弱，不能隨從，故於九月方來。所謂『賓爵』者，就是老雀，常棲人堂宇，有似賓客，故謂之『賓爵』。鄙意『賓爵』二字，見之《古今注》，雖亦可連，但按《月令》，仲秋已有『鴻雁來』之句，若將『賓』字截入下句，季秋又是『鴻雁來』，未免重複。如謂仲秋來的是其父母，季秋來的是其子孫，此又誰得而知？況《夏小正》於『雀入於海為蛤』之句上無『賓』字，以此更見高氏之誤。據老夫愚見，似以鄭注為當。才女以為何如？」

兩個女子一齊點頭道：「大賢高論極是。可見讀書人見解自有不同，敢不佩服！」多九公道：「這女子明知鄭注為是，他卻故意要問，看你怎樣回答。據這光景，他們那裡是來請教，明是考我們的。若非唐兄，幾乎出醜。他既如此可惡，我也搜尋幾條，難他一難。」因說道：「老夫因才女講《論語》，偶然想起『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』之句。似近來人情而論，莫不樂富惡貧，而聖人言『貧而樂』，難道貧有甚麼好處麼？」紅衣女子剛要回答，紫衣女子即接著道：「按《論語》自遭秦火，到了漢時，或孔壁所得，或口授相傳，遂有三本，一名《古論》，二名《齊論》，三名《魯論》。今世所傳，就是《魯論》，向有今本、古本之別。以皇侃《古本論語義疏》而論，其『貧而樂』一句，『樂』字下有一『道』字，蓋『未若貧而樂道』與下句『富而好禮』相對。即如『古者言之不出』，古本『出』字上有一『妄』字。又如『雖有粟吾得而食諸』，古本『得』字上有一『豈』字。似此之類，不能枚舉。《史記·世家》亦多類此。此皆秦火後闕遺之誤。請看古本，自知其詳。」

多九公見他伶牙俐齒，一時要拿話駁他，竟無從下手。因見案上擺著一本書，取來一看，是本《論語》。隨手翻了兩篇，忽然

翻到「顏淵、季路侍」一章，只見「衣輕裘」之旁寫著「衣，讀平聲。」看罷，暗暗喜道：「如今被我捉住錯處了！」因向唐敖道：「唐兄，老夫記得『願車馬衣輕裘』之『衣』倒像應讀去聲，今此處讀作平聲，不知何意？」紫衣女子道：「『子華使於齊，……乘肥馬，衣輕裘』之『衣』自應該作去聲，蓋言子華所騎的是肥馬，所穿的是輕裘。至此處『衣』字，按本文明明分著『車』『馬』、『衣』、『裘』四樣，如何讀作去聲？若將衣字講作穿的意思，不但與『願』字文氣不連，而且有裘無衣，語氣文義，極覺不足。若談去聲，難道子路裘可與友共，衣就不可與友共麼？這總因『裘』字上有一『輕』字，所以如此；若無『輕』字，自然讀作『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』了。或者『裘』字上既有『輕』字，『馬』字上再有『肥』字，後人讀時，自必以車與肥馬為二，衣與輕裘為二，斷不讀作去聲。況『衣』字所包甚廣，『輕裘』二字可包藏其內；故『輕裘』二字倒可不用，『衣』字卻不可少。今不用『衣』字，只用『輕裘』，那個『衣』字何能包藏『輕裘』之內？若讀去聲，豈非缺了一樣麼？」多九公不覺皺眉道：「我看才女也過於混鬧了！你說那個『衣』字所包甚廣，無非紗的綿的，總在其內。但子路於這輕裘貴重之服，尚且與朋友共，何況別的衣服？言外自有『衣』字神情在內。今才女必要吹毛求疵，亂加批評，莫怪老夫直言，這宗行為，不但近於狂妄，而且隨嘴亂說，竟是不知人事了！」因又付道：「這兩個女子既要赴試，自必時常用功，大約隨常經書也難他不住。我聞外國向無《易經》，何不以此難他一難？或者將他難倒，也未可知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